

## 趣伏裡的中國塔



## 不羨慕王妃

英國王子威廉大婚，平民姑娘凱特搖身一變成爲世人矚目的王妃，可謂一步登天。本以爲她會成爲衆多女性「羨慕嫉妒」的對象，可沒想到，英國民意調查機構和「我的日報」網站的一項聯合調查結果顯示，英國女性中居然有百分之八十六不羨慕或嫉妒王妃凱特，表示即使有機會也不會與她互換身份，因爲「她再也無法過上普通人的生活」。

的確，當皇家、王室的媳婦，甚至是嫁入豪門的少奶奶，清規戒律極多，禁忌無數，動輒得咎；她們雖獲得了名分、富貴，卻失去了最寶貴的自由，好像鎖進黃金籠子裡的金絲雀。

就說王妃凱特吧，她從此生活就要受到無數雙眼睛的注視，再也不能隨隨便便去逛公園，輕輕鬆鬆去酒館小酌，愉愉快快去海灘日光浴，風情萬種地登上台當模特，更不能口無遮攔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怪不得英國有百分之八十六女性不羨慕或嫉妒王妃凱特。

不過，國情不同，民俗有別，倘若在中國進行一個類似統計，不知道會有多少美女想戴上王妃的桂冠，依我管見，這個比例說不定會倒過來，也就是說，很可能會有百分之八十六羨慕或嫉妒王妃凱特，我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有事實爲證。

其一，「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已成不少靚女或不靚女的基本共識；「嫁入豪門，可以少奮鬥二十年」，也是時髦口號；「寧願坐在寶馬裡哭，也不願坐著自行車笑」更是她們響徹雲天的宣言。

其二，近年來京、滬、廣、深都出現過一個富豪徵婚，大隊美女蜂擁而至排隊候選的壯觀場面。那還祇是個「富」，如果再加上王妃的「貴」，那麼，各路美女趨之若

鶩、多如過江之鯽的火爆情景是絕對可以想像得到的。

大學者陳寅恪曾提出「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西哲的信條是「不自由毋寧死」，其實這在婚姻中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富貴的代價是枷鎖，衣食無憂的成本是失去自由，這樣的婚姻確實不令人羨慕。

《紅樓夢》裡，賈元春當了皇妃，父母榮耀，姐妹羨慕，可她自己卻不以爲然，省親時口出怨言，說一句，哭一句，把皇宮大內說成是「終無意趣」的「不得見人的去處」，想見上親人一面都難如登天。因爲鬱鬱寡歡，不久便一病不起，「二十年來辯是非，榴花開外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兇相逢大夢歸。」

經濟學有個術語「機會成本」，指爲了得到某種東西而所要放棄另一些東西。

婚姻博弈中也存在這個問題，孰輕孰重，何取何捨，就看得你想得到什麼了。如果願意拿自由換富貴，就去爭當王妃、闊少奶，錦衣玉食沒問題；但想再過上「普通人的生活」就難了。如果把自由愜意放在首位，那就尋找平民百姓配偶，日子可能會略清苦一些，但絕不會有人強迫你在婚禮中說「我服從」，也不會干涉你的自由，逛街想逛多久，衣服想穿什麼款式，頭髮想染什麼顏色，吃大排檔還是吃路邊小攤，都悉聽尊便，大可率性而爲。

當然，人各有志，即便是在崇尚自由的歐美，也有人極羨慕凱特命運的。美國就有幾個姑娘不遠萬裡飛到英國，每日裡濃妝艷抹，出沒在王室成員經常光顧的酒吧、咖啡廳、舞廳、公園，希望能與白馬王子「邂逅」生情，即便當不上王妃，也能勾搭上個王室成員或貴族、大款。但願她們能心想事成。

## 從結婚到離婚

近讀內地演員丁芝在《光化日報》上連載的紀實文學《從結婚到離婚》，專講她自己 and 電影導演屠光啓相戀八年、結婚十九個月、中經電影演員歐陽莎菲插足直至三人鬧上法庭、難離離婚的辛酸歷程，卻不期有個意外的發現。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他們在上海貝當路美國社交會堂舉行結婚儀式，伴娘恰是當時在上海文壇風頭正健的「東吳系女作家」之一的施濟美。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凌晨，丁芝在菜市路娘家用剪刀自殺，第二天施濟美便到醫院探望。一月十日，丁芝夫婦簽署離婚書，簽字蓋章後竟還有頗似電影《非誠勿擾Ⅱ》中離婚典禮的程序，「接著就當衆表演毀去信物，先是婚書的毀去，然後是撕結婚照片，我與他一分爲二。他拿了他的自己的半張新郎打扮的照片走了」。從十六歲的初戀，到十年後的勞燕分飛，無怪丁芝視其爲「一場春夢，一場惡夢」。

那時施濟美尚在戀人歿於炮火的悲情戲碼中無法謝幕，又從旁近距離地觀看了好友這幕酷似舞台劇的婚姻鬧劇，上帝面前的誓約，明日張膽的背叛，以及自殺、上庭、被各大媒體視爲娛樂頭條，心生恐懼便在所難免。一面是固守在歷史境域中維持原狀，於親人是告慰自己還安全；一面則告別過去邁向無法預知的未來，或者幸福或者如丁芝一樣受傷到自殺。或許她不敢冒這麼大的險押這麼大的賭注，所以才始終站在原地沒有向前走。

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作家早已成爲消費文化力捧的明星和寵兒，更何況是身兼藝人与女作家兩職的丁芝。就在她自殺的次日，上海灘著名的小報《海報》在頭版刊發了《利刃猛割氣管?丁芝昨午自殺！》的爆炸性新聞，丁芝個人的婚戀悲劇迅速成爲媒體報道的熱點。緊接著，《海報》又連續推出了《丁芝自殺續聞》（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和《鴻鸞禧》（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等後續報道與評論。頗爲吊詭的是，僅在幾天之後的一月八日，一篇喜氣洋洋的《潘柳黛喜訊》將潘柳黛與被稱爲「熱帶蛇」的聖約翰大學教授李延齡將於一月十日在新都飯店舉行婚禮的喜訊昭告天下，無形中與丁

芝的負面消息構成了絕妙的反差。而更巧合的是，潘柳黛人生大喜的一月十日卻正好是《屠光啓?丁芝宣告離婚》的消息在《海報》上刊登之日，次日的《佳賓雲集 柳黛結婚誌盛》則爲這意外交纏的兩極人生劃上了一個暫時的休止符。

然而事情並沒有真正結束。五月二十四日，《潘柳黛待產妙語》的短文將潘柳黛入住人和醫院待產的狀況和盤托出，次日便有《蛇性》一文爆料稱「其熱帶蛇」則別有所戀，倏然遠引，早已不知何往矣」。僅僅四個月多，剛剛經歷了盛大婚禮、被包括張善琨、金雄白、包天笑、馮越然、蘇青、關露、馮霞霞、吳青霞等在內的多位海上聞人和文化名流現場見證的潘柳黛，竟轉眼間就遭逢了與丁芝類似的命運。

而先於潘柳黛的生產，丁芝便開始爲另一份小報《光化日報》撰寫《從結婚到離婚》，同時連載的還有蘇青的《飲食男女》。這篇總長不過六千字的雜感文章，分九個段落分別闡述了她對幾個敏感的女性問題的看法，譬如批判妻子一味順服的愚婦窈窕，探討父親對子女的巨大影響，分析女性對花心丈夫忍氣吞聲的深層原因，等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中並不罕見的實際問題，被她三言兩語點中要害，既不苦口婆心，也不高高在上，祇是入情入理，漸透人心。這其中自然有她童年的家庭遭遇、成年後婚姻破裂的不幸以及身爲職業女性的切身感受做襯底，堪稱一位民間女學專家的經驗結晶。其中特別隔空拳動正在被大肆「休妻」的女作家張宛青，「愛情原是利那的光輝，像個夢，醒了再難以續下去，倒是保重身體別氣苦頂要緊」，正是十足的蘇青風格。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離婚成風潮，施濟美始終是個局外人。一九四九年以後，她的照片慘不忍睹，人民裝，大眼鏡，平凡的短髮，呆滯的表情，幾乎磨滅了所有的性別特徵。最年輕的她反倒比丁芝、潘柳黛和蘇青都走得早。

的靈寶函谷關採風，有過多次喝羊肉湯的經歷，以至喝上了癮。熱氣騰騰的羊肉湯一端上桌，一股熱烈噴香、夾雜蔥花味的氣息便瀰漫開來，聞之便令人食慾大增。桌上的調料罐裡有上好的油炒辣子、精鹽、小麻油和香菜，隨食客的愛好添加。喝著這樣噴香的湯，嚼著綿軟的羊肉塊，再就以酥脆的餅子，真是一大享受，尤其在寒風凜冽的冬日之晨。

一到冬天，農事閒了，豫西人幾乎家家都要熬羊肉湯。過去豫西人家都有熬羊肉的專用棹子，上面是圓形木架，中央是一口圓鍋，下面是炭爐子，支起一管長煙筒，火炭便在爐內熊熊燃燒。一家人圍坐桌旁，大塊大塊的羊肉、羊雜在湯鍋內沸騰著，羊湯越滾越濃、越滾越香。吃到七八成飽後，家長便捧出一個酒罈子，往各人的杯子裡倒酒，邊喝羊湯邊飲酒，伴以嫩滑鮮美的羊肉片，那真是別有風味！

有道是「食材好，食才好」，豫西一帶北依黃河、南鄰丘陵，土肥草盛，適宜常年放牧，所以自古以來當地羊隻以碩大肥美、肉質細嫩著稱。

## 趣伏裡，「我愛它」

趣伏裡（Tivoli Gardens）是位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座遊樂公園的名字，它佔地八萬平方米，爲丹麥乃至整個歐洲最著名的遊樂園之一，也是世界知名的公共娛樂場所，享有「人間仙境」的美譽。公園於一八四三年八月十五日開放，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八年歷史，是全球運營歷史最悠久的遊樂園。據說連華特·迪士尼都是在參觀趣伏裡公園後受到啓發而創建了享譽全球的迪士尼樂園，所以說它是現代遊樂園的「祖師爺」應該一點都不過分。由於氣候原因，趣伏裡公園祇在五月一日至九月中旬開園，每年開放的日子不足五個月。儘管如此，其累計遊客已超過三百萬人次，成爲丹麥遊人最多的旅遊觀光景點。

公園最初名爲「趣伏裡與沃豪」（Tivoli & Vauxhall），其中Tivoli一詞來源於巴黎的蒂沃利花園（Jardin de Tivoli），甚至可以追溯到現已被列爲世界文化遺產的羅馬蒂沃利花園（Villa d'Este Tivoli），而Vauxhall則源自倫敦的沃豪公園（Vauxhall Gardens）。它們都是十七、十八世紀歐洲著名的花園和公園。

趣伏裡公園的創建者是喬治·卡斯坦森（Geogre Carstensen，一八一二至一九五七），他以「當人民自得其樂時，他們便不會考慮政治。」爲理由，獲得丹麥國王克利斯蒂安八世的特許，批准其使用當時尚屬哥本哈根城外的一幅約六萬餘平方米的斜堤，來創建趣伏裡公園，每年租金九百四十五丹麥克朗，爲期五年。隨著城市滄海桑田的變化，公園座落的地段現在已是車水馬龍的市中心區。在一八四〇年，哥本哈根人的娛

樂活動本來就少得可憐，加上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使得普通民衆無法涉足許多場所。趣伏裡公園的建成開放，爲民衆聚會、跳舞、看表演、聽音樂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場所，隨即大受歡迎。在某種程度上，它也爲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帶來了一種民主的氣息，亦因此而遭到丹麥上流社會的詆毀和責難。一九四三年，納粹分子曾焚燒趣伏裡公園內的許多建築，企圖以此來摧毀丹麥人的精神。但是，人們很快就建造起臨時建築，公園在幾星期後又恢復運作。卡斯坦森曾經說過：「趣伏裡永遠不會停止向前，它屬於未來。」這句話如今已成爲現實。

經過長年興建修護，趣伏裡公園已成爲一個具宏大規模而老少咸宜的遊樂場所。公園內的主要景點包括：露天劇場、音樂廳、餐廳、咖啡館、花園等，另外還有一些機動遊樂設施，如世界最高的旋轉木馬，最高處離地面八十米；經典的木製過山車，是世界最早並仍在運行的木製過山車；讓遊客乘坐的觀景鐵路小火車。徜徉在景色如畫的公園內，可以見到不少中國式建築，其中規模較大的當數中國戲台和中國塔，還有一些中國式涼亭、長廊、牌樓和一段中國長城散佈在園區。

中國戲台始建於一八七四年，是專門表演默劇的露天劇場的舞台，其幕布採用孔雀開屏的造型，台口上方還懸掛著一塊寫有中文「與民同樂」字樣的匾額。據說戲台是仿照北京故宮戲台的佈局和規格建造的，黃色屋頂配紅色牆身，還真有幾分中國皇家建築的氣勢。二〇〇〇年四月至六月，趣伏裡公園舉辦「中

國季」活動期間，長春市雜技團曾在此戲台表演。同年七月，中央芭蕾舞團在這裡演出了《紅色娘子軍》選場。爲紀念中國戲台建成一百週年，丹麥郵政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六日發行過一枚以戲台爲主圖的郵票，由此可見它在丹麥人心目中的地位。這枚郵票也是中國集郵者眼中極佳的「外國發行的中國事物郵票」。

建於一九〇九年的中國塔是一座四層高的方塔，爲公園標誌性建築之一。但其飛簷凌空、楹檻通靈、黛瓦粉牆，透著中國江南建築的秀麗與靈氣。塔底層設有餐廳，遊客在此除了品嚐中國佳餚外，還可登塔飽覽園內景色。中國塔緊鄰著一彎供遊人划船的小湖，湖畔種植柳樹，樹上還掛著大紅燈籠。此情此景竟讓人產生身處中國江南園林的幻覺。

花卉與水景也是公園的鮮明特色。地面種植的花卉構成花園錦簇、多姿多彩的造型與圖案，而園內的池塘、水潭、運河則與雕欄、噴泉相互映襯，其間有輕P游弋、水鳥低飛，構成一幅幅美麗動人的圖畫。

夜幕降臨，公園一片燈光燦爛、閃爍生輝。在燈飾的勾勒下，高聳的建築物輪廓畢露、線條分明，掛在樹上的燈飾則襯托出樹影婆娑、曲徑盤迴。燈光與水色相映，烘托出有如鏡花水月、似真疑幻的氣氛。還有每逢週六晚上閉園前的最後一個節目—煙花表演，更將趣伏裡公園的夜色渲染得姍紫嫣紅，令人回味無窮。

不知誰最早發現，將公園名字Tivoli的拼寫順序倒過來，恰好就是英文I lov(e) it，意爲「我愛它」。這雖然純屬巧合，但也算是趣事一椿。如果讀者有機會去丹麥，切勿錯過到趣伏裡公園一遊。對著園內獨具特色的中國式建築與動人景色，你一定會由衷地說聲：「我愛它！」

## 雨中韻湖

正盛，盎然純淨，瑩瑩潔潔，明明白亮。花，就這樣，在韻湖的北岸，一層層地鋪展著，給韻湖鑲上了華麗的裙裾。映襯之下，遠望，韻湖明麗、清秀，嫺雅、娟美。

花裙寬擺下的韻湖，姿容清秀，儼然一絕色美女。細雨之下，更有一種靈性的韻致。徐行西向，轉而往南，就到了韻湖的西岸，西岸無樹，立起的是幾百米長的漢白玉欄杆，迤邐南下而去。欄杆外，是青石鋪成的一條板路。細雨瀝瀝中，一個人站在青石板路上，有一種子然無依的感覺。憑欄東望，韻湖盡收眼底。細雨輕灑，湖面水渦微漾，離離迷迷，如夢似幻，但依然能感受到湖水的清，湖水的澈，湖水的靜美柔和。偶有魚兒浮水而游，輕輕掠過，便有一種特別的滋味湧現。這些城市中的游魚兒，讓人想到那些「隱者」，「大隱隱於市」，韻湖的游魚，是魚中的「大隱」。

雨，還在下，細細密密地纏繞著。我收回行遠的思緒，回首，卻看到了湖岸矗立的「（邵）逸夫教學樓」，它端然高視，俯瞰著韻湖，韻湖在它的腳下，細巧、玲瓏。韻湖，成了文明、現代的眼睛。

## 一不打和尚，二不打黃胖

「一不打和尚，二不打黃胖」，江湖上的一句戲語，卻演變成老百姓口中的俗話，此中深意，大可品味。

肝病患者，黃疸指數高，膚色往往發黃；脂肪代謝功能差，身體容易虛胖。不打



好註腳。極端的例子是烹調技術可以用於做人肉，《左傳》、《史記》都有紀錄，《禮記》則說孔子生「醢矣」，「醢」讀如「海」，就是人肉醬，聽聽也是寒毛凜凜的。

說到孔子，也不妨談談他老人家，這位大聖人在陳蔡也遭遇「暫時困難時期」，也餓過肚子，可他老先生很健忘，一旦走出困境，便大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一口氣講了好幾個「不食」，什麼「不多食」，真是健忘得可以！直到今天，還有人送他一頂「美食家」的帽子。倒是他門下的得意高足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也不改其樂，精神狀態極佳。孔聖人再三再四再五再六教導別人「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不恥惡衣惡食，不可「去信」（丟掉誠信）等等。然而遺憾的是老先生自己是追求美食的，因此，老夫子的某些（決非全部）並且我和大家一樣認爲他是古代偉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格言」到底能起多大的教育作用，我是抱懷疑態度的。

話又說回來，好了疤疤忘了痛的「健忘者」決不是孔老先生一人，多著呢。內地從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災害中過來的人，誰沒有吃過雜糧、糠菜、草根、樹皮？然而如今呢，有些先富起來的和有資格公費吃請的，吃膩了雞鴨魚肉，山珍海味，再吃雞翅、狼獾、大熊貓、穿山甲、孔雀、娃娃魚……有什麼吃什麼，管牠是國家一級還是特級動物。吃的選擇面，因公款支付而無限擴大。

的確，國人除了「貨真價實」的「吃」以外，與「吃」沾邊的詞語還真不少，譬如下象棋要「吃子」，情人別戀要「吃醋」，做生意借錢不還或貨去款不來叫「吃倒帳」，承受不起叫「吃不消」，臉上受掌叫「吃耳光」，做錯了事被批評叫「吃蛋糕」，「吃牌頭」，爭論一方輸了叫「吃輸」，學生考試得零分叫「吃鴨蛋」，和尙吃飯叫「吃齋」，吸取水分叫「吃水」，承受、感受叫「吃重」，花力氣幹累活叫「吃力」，情勢緊張叫「吃緊」，等等等等。與「吃」搭界的詞語有的已相沿成習，衍爲成語或熟語，如「吃醋爭風」、「吃醋拈酸」、「吃裡扒外」、「吃著不盡」、「吃一塹，長一智」、「吃不了兜著走」、「吃了碗裡，想著鍋裡」、「豬八戒吃人參果——一口吞」等等。總之，這些虛化泛化的「吃」，名目多多。不過，有一樣千萬別吃，那就是「吃官司」。